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晉

安皇帝

己隆安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王呂纂咸寧元年北涼天璽元年春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

胡三省注後漢光武帝分尚書為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五曹至後魏又增為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八部擬八座謂之八國吏部

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字統仁中山盧奴人

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

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

州以授元顯道子聞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會稽人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

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晉初改舊律為刑名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

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昭廣固注見前遂都之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南燕所屬多去附廣

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韓範曰

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滑臺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

乃陛下之關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邪徐亮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複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

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固先是燕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封孚字處

道渤海
蔣人

秦主興降號稱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

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秦寇洛陽河南太守辛蒸靖隴西狄道人固守百餘日秦兵拔洛陽獲之蒸靖見秦王興不拜

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蒸靖被囚三年逃歸江東病卒

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義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會稽世子元顯

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胡三省注有罪沒為官奴凡公卿之後及士人子孫占陰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

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借鬼兵守諸要津不足憂也恩路陷

民左遷
或乘在政
怡清明之
時不過為
利之媒

亦易敗露
若亂世則
直用號召
倡亂矣守
官者轉去
武備而信
妖邪自贖
伊戚其患
固不足惜
然以義之
而有是子
又世奉邪
道豈非清
談高尙害
人之深哉
新州翠蛇
全襲漢高
芒錫事蓋
裕自託炎
劉苗裔久
蓄草澤英
雄之志故
設爲神奇
以聳動庸
愚耳
裕瀕危奮
勇隻身追
賊多所殺
傷益以敬
宣之兵何

會稽殺會稽吳郡吳興義興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

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

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

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字德興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交之後僑居

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撻蒲爲鄉閭所賤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夜至洲見有羣兒擣藥裕問何爲答曰吾王爲劉寄奴

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新洲胡三省注在京口西大江中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十人卽迎擊

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

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胡三省曰劉裕事始此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

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

戍海浦明年夏恩復寇會稽謝琰出戰兵敗爲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而恩爲劉牢之所破復走入海海浦自龜山東至定海皆是臨海吳郡今浙江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尙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

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糜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元仲堪每止

之元恐終爲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搆使乖離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

雖殄滅乃
官軍競取
寶物子女
或賊乘
間遠歸
宣駁下無
紀固無可
辭各然所
云以一人
驅數千亦
失之誇矣
桓元志存
不軌所憚
惟殷楊二
人當時執
政者轉欲
擄使乖離
是何肺腑
俟期受代
之後勢已
不支復爲
仲堪所紿
憤激致敗
其堪憫惻
若仲堪憂
首畏尾優
柔債事真
死不足惜

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俟期急懼，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爲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俟期自救。俟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俟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喑以飯餉之。俟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己共拒元，大敗軍騎奔還。仲堪亦奔鄖城。」元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初，仲堪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德，敗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抱之甚急，遂不得去。及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元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解堪家事。元遣人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業

字永

嗣庶兄纂弒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

弘爲司徒。

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幾可濟。母內相猜忌也。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儼，亂直以立嫡，有常服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

及光卒，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爲社稷計。」纂弘

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爲大都督，錄尚書事。已而弘作亂，纂殺之。

庚子四年

南燕建平元年。南涼王利鹿孤建和元年。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涼南涼北涼南燕新小國一。西涼凡八。僭國。

春三月，詔桓元都督荊江

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元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荊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元復求江州

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元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降秦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南安峽在鞏昌府安定縣南西秦王乾歸使將

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眾皆降興進軍枹罕

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乞降於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涼戈

等密詔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遂奔於秦秦封乾歸為歸義侯明年秦復使乾歸還鎮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字元盛隴西成紀人自稱涼公是為西涼初北涼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

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令敏卒治中索仙敦煌人等以暠溫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是

晉昌晉郡今安西府是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暠為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字體業敦煌人東伐涼興前涼郡後周為縣故城在今安

西府淵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初涼太常郭慶善天文術數常與李暠宋繇同宿遷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矣及索仙等推暠

屬初難之會繇至謂暠曰忘郭慶之言郭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慶先叛涼舉兵為呂纂所破後歸姚興將奔晉追者殺之郭慶西平人驃奴昆反驃馬牝馬也驃音謀

冬十二月有星孛於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津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元顯以是變解錄尚書事復加

遺子父子
禍惡實為

東晉厲階而元顯驕恣不法即道子亦爲所陵其罪更浮于父也

尙書令吏部尙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胤問我父子胤懼自殺

魏置僇人博士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僇經珪置僇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下愈

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涼王呂隆神鼎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春二月涼呂超弑其君纂而立其兄隆超龍皆光從子超擅擊鮮卑思

盤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尙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請超與隆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

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於內殿超兄隆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讓位

於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尙書事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我且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

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于氏以圖富貴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弑其君業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爲業所

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

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

衆不從故誣臣反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怒蒙遜因帥衆陽言爲男

成報仇入張掖被殺。蒙遜自稱張掖公。亦涼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漢縣今爲江蘇鎮江府治劉裕擊破之。先是劉裕戍句章。注見前袁山松喬之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郡記

松江東瀆海口滬海亦謂之滬瀆。壘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爲當湖晉徙置於吳興城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裕隨而拒之。海鹽城中兵少

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

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

信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在鎮江府城西江岸居民皆荷擔而立裕率所領奔擊

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派風不得疾行

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即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洲東北海中其別將攻陷廣陵

朝廷以裕爲下邳太守討破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宗親

勳舊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段太后兄之子等夜於禁中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白太后

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字道光寶而河間公熙字道文垂少子素得幸於丁氏乃廢

太子定迎熙入宮卽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後熙納符謨二女有寵丁氏怨

九月秦圖涼涼王隆遣使降秦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翕然魏安。漢魏安城在昌松縣東本

松注見前。人焦朗遣人說秦伐之。于是秦主興使隴西公姚碩德帥濟河徑趨姑臧。隆遣大

敗。隆嬰城固守。碩德圍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超言于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

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刺史。秦軍既還。呂超攻焦朗于魏安。朗

赴之比至。超已退。傳檄乃與朗連和。尋擊取之。

冬十一月。桓元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桓元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

遣其將馮該戍湓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賊造

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用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

謂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

密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顏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謀討元。

壬元興元年。南涼王禿髮儁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元。下詔罪狀桓元。以元顯

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字敬祖兄

弟。修字承祖。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受命。

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令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于荆土。乃除謙州

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伊三省曰。柔然為魏忠自此始。初。魏主珽立慕容氏之妻女為后。魏故事。將並后。鑄金人以卜。已

復遣賀狄干北都大人獻馬求昏于秦。秦王與聞，魏先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

沒奕干諸部。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

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傍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以百人爲幢，幢有帥。

戰攻先登者賜以爵，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桓元舉兵反。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犴反，扶牛也。橡，似

反，羽也。給士卒。元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

之字敬祖。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

待。何爲延敵入境，自取窮蹙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

而不發。

元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

之自殺。桓元發江陵至歷陽。庾楷謀泄，元囚之。譙王尚之衆潰，被執，司馬休之敗走。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爲所容，自恃材武，

擁強兵，欲假元以持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

遂與元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

覆手，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

劉牢之欲收鷸蚌之利，其計諸顯既除，則元威炳獨操牢之亦入其掌握，卒至黨惡。

滅身甯非
百取
法順勅令
半之殺桓
謙兄弟以
示無二未
爲失算而
元顯不用
其謀反致
卑之降元
如虎傅翼
甯格之敗
百取滅亡
乃謂爲法
順所誤是
直童情無
識雖死不
悟者也

元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越二日。元至南桁。元顯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

入東府。元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爲法順所誤耳。元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

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爲太尉。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脩爲徐兗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

陽尹。王謐字稚遠爲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吳置治平都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斬元顯尙之庾楷。張法順。以

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至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勳卒數

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返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集

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日反司馬郎君今又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

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辭錄尙書事出屯姑孰。大事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十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辭錄尙書事出屯姑孰。大事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十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字子先。臨海人。爲永嘉溫州府是。爲永嘉太守。孫恩寇海。太守辛

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

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謂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謂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守。循

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始稱涼王。徙樂都。初思復魏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于弟。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始稱涼王。徙樂都。

三吳大饑。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

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

代為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平為肥所敗結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珪帥步騎逆擊於蒙坑在

平陽府曲沃縣北之南興退走平悉眾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力不能救舉

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

將軍司馬休之字季預尚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元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

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晉縣今為江南淮安府治欲起兵攻元不克遂奔南燕

癸卯二年是歲涼亡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南涼北涼西涼南燕凡七僧國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晉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縣是建武將軍劉

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元自為大將軍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輿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

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後

復于苑中起逍遙宮鑿曲光海方盛夏士卒渴死大半

秋七月秦徵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州刺史南北涼互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言于秦主興曰隆今

饑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守。後涼自呂光據姑臧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元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 觀之

卡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册命元爲相國。總百揆。封楚王。

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

桓謙私問劉裕曰。楚王勸德隆重。疑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劉裕曰。楚王勸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

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單弱。重以

桓元恃功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元更脩德政。則無望矣。

備德因講武城西。公卿皆以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二月。桓元稱皇帝。廢帝爲平固。

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贛州府興國縣。

王遷于尋陽。

元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

言錢塘臨平湖。

注見前。

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己受命之符。

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

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元性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借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至是卡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還

司徒王謐奉璽。經禪位於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于九井山。

在太平府當塗縣。

北。卽帝位。改元

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元入建康宮。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

載。元大悅。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於太廟。卡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

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綱紀不治奏案停積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字叔遵起兵討桓元。元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元罪狀。進屯白帝。

甲辰三年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元。元使弟謙拒之。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

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

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

興復。劉邁字伯羣弟毅字希樂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

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平昌孟景。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景曰。今日

下。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殺無忌。景及裕弟道規。字道則。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等相與合謀起兵。廣陵刁逵。

鎮歷陽。道規爲弘參軍。景爲主簿。裕使毅就道規。景共圖弘。據廣陵。長民爲逵參軍。裕使長民就毅。逵據歷陽。

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焉。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桓弘修之弟刁逵協之孫東海呂母王莽時人事具前。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請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

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穆之東

道和道民。其小字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見穆之曰。始舉大

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

主簿。是日孟景在廣陵。亦勸桓弘出獵。弘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景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

州之眾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眾於覆舟。」

在江甯府上元縣東北。山元和志：鍾山西足也。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

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

元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播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於覆舟山。大破之。元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注見前。

之至羅落橋。在上元縣東北。建康志：下有羅落浦。入于大江。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元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

合眾二萬。明日。裕眾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

等大潰。元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

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遣諸將追元。尚書王琨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

康者。使臧熹東莞人。熹之弟。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元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

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初名位微。薄唯謐獨奇貴之。元受禪時。謐親解帝璽。授元及元敗。眾謂謐宜伏誅。裕以舊恩特保全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

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宋書州郡志：南梁太守。永初郡。國有義昌。胡三省曰：蓋晉末置郡。宋

初廢為縣也。南梁。晉儋郡。寄治壽陽。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

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感。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問不得發刁達。執失

謐異萬無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嘗其討逆時。逆萌已見。篡竊之奸。尋至而迭。與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况爾時君。

隋而臣奸

桓元一經
敗明百事
俱廢乃於
倉皇奔竄
中猶以軍
思著述為
事所謂欲
蓋彌彰視
六藝文奸
者又豚積
矣

檻車送桓元未至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達樂
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于石頭 豫州晉南渡後僑置於歷陽

元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 元在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

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已而元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荆江諸

劉裕推武陵王遵字茂遠威王唏子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教稱命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

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吳昆陵郡晉更名今江南常州

太守休之為荊州刺史敬宣尋為江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等及元兵戰於桑落洲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大破之 桓元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

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衆不敵戰無

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

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還京

師

元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元戰於崢嶸洲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東北一名得勝洲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宜州督護馮遷擊

元誅之帝復位 桓元收集荊州兵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

眾自尋陽西上與元遇於崢嶸洲道規磨眾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元挾帝單舸西

走留永安何皇后穆帝及王皇后帝之於巴陵殷仲文因叛元奉二后還建康元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

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敗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

毛脩之字敬文豫誘元入蜀元從之會毛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

其喪遇元於枚回洲在荆州府江陵縣西南遂迎擊之督護馮遷漢嘉人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

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以脩之為驍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元首梟於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元死幾一句諸軍猶

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後出聚眾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於宮欲行弑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為元舉

哀追諡謙帥羣臣奉璽綬於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城名在荆州府公安縣東水經注江津城南劉

馬頭岸即此破之無忌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振逆戰於靈

溪在荆州府江陵縣西水經注江水北合靈溪水江溪之會有靈溪戍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以故無忌等雖敗退得賴以復振進攻桓振諸城壘皆拔

之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魏主置六謁官其秩五品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鈐擇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郎公封小郎侯封大監